

楚暉的散文

而今

我原是為輪而來，愛在雨中看花的少年。

曾經在極陰暗極陰暗的日子，與你并肩而坐，雨花樹下，度過多少數算夢裏花落的分分秒秒，然而，念之差，誤了渡船的時空。

因為我年少，不懂溫柔。
擺渡的人說：去了，去了，潮水不等人，你的黑眸說：留吧，留吧，青春正年少……

正因我年少，不懂青春，也不明白潮水。

記得那天，我慌慌張張地，打着傘，在渡頭上等你，好像你會約好，要我等你。白茫茫的天地為証，我真的在雨裏等了好久好長好亂好慌……時間沒有錯，潮水也漲了，地黑沒有錯，正是青春渡頭。只是你沒來。

也許你記錯，或許你看錯對象，上了別一條船，怎麼讓我空白少年頭歲歲年年地趕不上潮退的匆匆？

這樣懇切誠摯深情純真的眼神，你怎可能會認錯？潮漲潮退，人來人往的灰暗時空裏，你沒注意到這顆星星特別的明亮……

而今，我再為輪而來，仍舊愛雨中看花。

擁擠的人羣，殘斷的渡堤，我沒有打傘，走過這些曾經栽滿花樹的廢墟，彎腰、曲背，我的手想做些什麼來挽留你破碎的青春。

記得我曾經愛過這一彎漫長的水，這一筆筆燈柱，這裝滿風的帆，這土地，這土地上小小木屋裏的人家。這人家，曾與我并肩坐在堤上，數落花、數星星、數流水上的泡沫。

而今，我獨自數堤上睡着的人，沒有傘，仍舊黑雨侵蝕流連在心底不散的愛情。許多事可以從記憶塗抹，一按理性電鈕立即自動毀滅，然而，少年的賭情，所輸完的那一渡頭，永遠不忘，也不敢遺忘。

因為我曾經年少，把青春任意揮霍，而今，只能把無淚，把滄桑的眼神，把退潮遺留的黑土一一翻弄，也許會找出一些微笑的詩句，在漫長的陰暗日子裏，陪我過渡。

曾經滿腔熱烈的激情，載滿這船等你。因為我那時正年少。

而今，我對擺渡人說：去了，潮水去了……



人世間

●車子衝到屋旁阿李才踩煞車，嘩啦啦一陣飛砂走石。我們下車，聽到屋裏傳來嬰兒的哭聲，我原以為這間破屋沒人住呢，冷不防跳出一個黑大漢，大喝一聲，張飛也似的，可惜罵的是印度話，而我和阿李當然不會「銀的梨」，只見大漢一頭白髮，十分刺眼，想是料到我們聽不懂，遂換過英文再罵。我和阿李招架無力，說來說去就是「公司派我們來工作」那些話。阿李的英文比我好很多，還弄出幾句「懷？懷？」之類。一個印度腔，兩個結巴，也吵不久。張飛收聲，我們也跑開去幹測量工作。偶爾回頭，只見一幢兩層破木屋，孤零零在曠地中。木格的窗簾彩色玻璃，有些不見了，只有一格黑洞。工作半途，我需回車上去拿工具，只見黑大漢靠在車旁，若有所待。我越走越快，頭皮發癢，黑大漢抬頭看見我，招呼了聲，我正想開溜，只聽見他說：我剛才不該對你們發脾氣。孩子病了，我心情不好，請向你的同事說我很抱歉，收工請來喝杯茶。我忘了回答，張口不知僵了多久，只見這黑漢長得實在是大隻。「你太飽到「五春」」，阿李聽了我的話後之以鼻：「吹牛也要看對象。」結果我們還是去了。踏進那屋子時所見景象，我至今難忘。屋子是兩層的，為了某種原因，二樓的地板被拆掉了。牆上高高低低的窗，屋內幽暗，窗子的彩色玻璃便格外瑰麗：粉紅，寶藍，和碧綠，沒有玻璃的格里，白雲飄過……

屋子是小時候他父親建的，印度漢喝茶時說，那些玻璃是印度帶來的，破了，再沒有取代。我不明白為什麼到頭來却說屋子是建在別人的地上。印度漢也不明白。事隔多年，我仍記得他頭一頭白髮，和那一屋繽紛的色彩。不久前又經過那地方，只見洋房林立，木屋早不知那兒去了，那些彩色玻璃的下落，唉，不問也吧。

●萬川：「這方來的朋友」詩中所提及「中華航」，多方求救，不敢苟同，希望你資料証實。一般以為是「中國航」，不過，講求事實和真相時，「一般」，「大多數」，是沒有作用的。閣下創作態度認真，實在罕見。

婚宴透視

林武聰

從高高望向西邊遠山的那棵遠邦樹下
飄着國旗與州旗的路口開始
他們用碰杯答的馬來鼓樂聲
把新郎載送到
人羣熙熙攘攘的新娘屋裏

踩着聲聲鼓樂
我帶着禮物與紅包來
陽光燦爛，他們都笑吟吟站在屋外
把我右手微沁汗水的熱氣
雙手輕輕掬起，貼在胸前

椰樹下的涼棚裏掛着各色彩旗
人羣與桌椅與碗碟碰撞出宴會的沸騰
他們說：坐坐坐，吃吃吃
啊，湯匙與叉也特別為你們準備了
這些香飯的米是達雅朋友送的
比上次開齋節時你們來這菜吃的還要香
謝謝你們都來，吃吃吃……

涼棚這一邊，老樂手歪着滴汗的頭
用手風琴把空氣中的汗水壓縮拉長
奏成涼涼的KERONCONG
椰葉篩過的清風吹動各色彩旗
把女歌手清脆的印尼歌聲
蕩漾成一種奇怪而自然的感覺
BIAR KITA SEDERHANA (讓我們適可而止)
ASAL KAN HI DUP BAHAGIA
(只要活得幸福)……

一種奇怪而自然的感覺
盪漾在涼棚內，在陽光裏，在這邦樹下
於是，握手告別時
我也把他們掌中粘粘搭搭的溫和
雙手輕輕掬起，藏進心坎
於是，在飄着國旗與州旗的路口
我向遠邦樹西邊眺望，彷彿透視
遠遠那番薯狀的山上
有一羣鳥，仍然吱啞着一派鳥話
激烈地爭論：山頭的鳥，須以羽毛之類
而鳥合……

我彷彿透視
一種自然而奇怪的感覺

於古晉附近西連鎮的某甘榜參加馬來婚宴，憾然有感。九〇年追記。

第11屆

星座常年文學獎

(一)名額：砂撈越星洲詩社第十一屆星座常年文學獎。

(二)宗旨：促進本地文化，鼓勵寫作者參與本州華文創作事業，提高本州華文寫作水準。

(三)獎金：總獎金一千元，分為下列四項：

(A) 詩獎：獎金三百元及紀念盾一座。

(B) 散文獎：獎金三百元及紀念盾一座。

(C) 小說獎：獎金三百元及紀念盾一座。

(D) 翻譯獎：獎金一百元及紀念盾一座。

(四)參賽資格：

(A)：凡於一九九一年內發表於「星座詩社」所主持之文藝副刊「煙火」與「星座」的作品，為該年文學獎之當然參賽作品。

(B)：一名作者不能同時享有一項以上之獎金。不過，曾經獲得星座常年文學獎的作者，每年仍有資格參賽。

(C)：於該年內創作最熱忱及有一定水準者，將被推薦為「寫作勳章獎」之得獎人。

(D)：為保持一定之水準，在「煙火」與「星座」之原則下，本社有權撤銷文學獎中的任何項目。

(E)：評選委員之作品，不得參選。

(F)：星座詩社編輯與出版小組將負責從參賽作品中，錄取入選作品。凡作品入選之作者，本社將贈送紀念品一份，於文學獎頒獎禮上頒發。

(G)：所有參賽作品之版權歸砂撈越星洲詩社所有。

(五)評選：本社將特聘專人進行評選工作，評選團之評定為最後之評定。

(六)頒獎日期、時間、地點：將通過報章及專函另行通知。

(七)本簡章若有未盡善之處，本社得以增刪之。

一粟詩兩首

孩子們

孩子們的歌聲
繞成一團團籬
春天就在籬內籬外
佈簾牽藤

葡萄的歌串葉葉
如籬拍垂落
孩子們喜愛
就張開嘴巴把它吃掉

飛鳥們路過
驚喜這兒鬧哄哄嘩嘩叫
趁機啄了一顆又一顆
躍上枝頭去咀嚼

這顆顆聲音的滋味
想不到是這樣的不酸
不是狐狸說過的那一種酸
絕對不會錯
一九七三·一·九·午後★

●金鷹：讀你兩篇文章，令我迷惑。文章像是只寫給某個人看的，那是基本動機，初寫作者每每如是。可是文章用字老練流暢，成熟得很。希望你再寫些臨而一擊的題材。你的字體端正，看了令我妒火中燒。

界門之外

吃孩子們的聲音
滋養他的眼瞳澄明
羣臉上
原來有如此美麗的風景
倒影在他的火山湖中
猶冒着白濛濛的烟氣

他守望着日色的過渡
清水一注結冰了
却有一股惡流沖擊湖面的平穩

他醒轉
覺得已跌落在境外
如一塊被遺棄的界石

而孩子們的聲音
猶在耳際隱約
隱約如風
如微風
微微地送來
在界門之外的湖面泛動遶游
一九七四·十二·十二·午前★

●上期李筆的詩，第五節末，發生技術毛病，以致原稿一串逐漸破碎的字句，沒能印出。在此向李筆鄭重道歉。

葉綠素